









二程全書卷二

遺書第二上

二先生語二上

河南布政司左參政武定康紹宗書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龜孫書

河南府知府李陽燾書

元龜孫已未年書 二先生語

古不必驗今之所是亦意不得為不意不能為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學事徹上徹下語聖人元氣

語明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物之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

目之運理一歲之運正



二程全書第二

遺書第二上

二先生語二上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古不必驗今之所患止患不得為不患不能為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事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

語明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作心體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

日之運即一歲之運正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實  
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正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明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  
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  
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觀易傾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間常包涵數意  
聖人常取其重者為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  
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

才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已所用莫非中理知巧  
之士雖不自得然才知稍高亦能窺測見其一二得  
而用之乃自謂泄天機若平心用之亦莫不中理但  
不有諸已須用知巧亦有元本無反失之如蘇張之  
類

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牯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  
大者其次則獷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  
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獷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  
亦不能為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置其櫛楚別以



道格其心則不須槩楚將自化矣

事君須體納約自牖之意人君有過以理開諭之既不  
肯聽雖當救止於此終不能回却須求人君開納處  
進說牖乃開明處如漢祖欲廢太子叔孫通言嫡庶  
根本彼皆知之既不肯聽矣縱使能言無以易此惟  
張良知四皓素為漢祖所敬招之使事太子漢祖知  
人心歸太子乃無廢立意及左師觸龍事亦相類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  
如此如楊墨之類

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仁體也義

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  
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  
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  
道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  
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  
自任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



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  
極遠恐於道無補也明

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  
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有  
諸已自不與已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  
已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  
欲立而立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  
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明  
博施濟眾云必也聖乎者非謂仁不足以及此言博施  
濟眾者乃功用也明

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  
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  
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  
性便知天一作性便是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  
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明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  
栽培之意

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此亦  
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嘗以所求語劉絢其



後以其思索相示但言與不是元未嘗告之近來求得稍親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真知與常知異常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衆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為不善是亦未嘗真知若真知決不為矣

蒲人要盟事知者所不為况聖人乎果要之止不之衛可也盟而背之若再遇蒲人其將何辭以對

嘗言鄭戩作縣定民陳氏為里正既暮有姓陳人乞分居戩立答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乞分居既而察之乞分居者非定里正也今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欲人所未知其母必不能知之然不至誤認其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錯繆之有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



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  
 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  
 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  
 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  
 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  
 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  
 已合彼終未有之一本下更有三字又安得樂訂頑意思  
 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

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不喪失以昔日習  
 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  
 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明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  
 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明

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  
 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  
 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周公盛德形容  
 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

明○一本此下云又嘗稱介甫顯對曰  
 王安石傳學多聞斯有之守約則未也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  
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若善者親之不  
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為天地故聖人之  
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曾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  
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

別理明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  
對此箇別有天地明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

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  
後果為政皆興水利有功

醉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明

孔子之列國答聘而已若有用我者則從之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今非義也若論為治不為則已  
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  
須史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寡欲則心自誠荀子之言養心  
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



養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  
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  
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  
必言命

克已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明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  
掩蔽不若惟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違可教者教之  
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  
衆可也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

一本此下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

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

治疾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  
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  
勢湏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  
文異則義湏別

魏徵有罪

君實修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  
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辯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  
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讐言而反事之此王法所  
當誅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



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以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於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二傳無明不當立也至齊入取子糾殺之此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一則誠也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

有用力處明

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季孟之間則待之之禮為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此孔子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

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此



其序也其間則又繫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  
執一意

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息  
故曰貞明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  
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于聖人亦止  
如是更無別途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  
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  
塞乎天地一為私心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意思

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  
皆由不敬不正也

明  
良能良知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德性謂天賦天資才之美者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

所守不約泛濫無功明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  
有學養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夫學文之功學得一  
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于百千至于窮盡亦



又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為知道者  
言不可為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  
而喻譬如學書若不得者須心手相須而學苟得矣  
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已  
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子思子言堯舜止是造  
道之深所見如是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  
心勞力小任重怨終敗事

某接人之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

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

立清虛一大為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

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

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

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

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鄭令朝

夕歌之似當有助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今之學者唯有義理以養其心若威儀辭讓以養其體  
文章物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  
脉皆所未備

孟子之於道若溫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人幾矣  
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如盍各言爾志子路顏子  
孔子皆一意但有小大之差皆與物共者也顏子不  
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若聖人則如  
天地如老者安之之類孟子疑誤

大學在明明德先明此道在新民者使人用此道以自  
新在止於至善者見知所止

得而後動與慮而後動異得在已如自使手舉物無不  
從慮則未在意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  
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  
論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問於郊  
子老子既知則遂行而已更不須講

正叔言不當以體會為非心以體會為非心故有心小  
性大之說聖人之神與天地有為一安得有二至于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即與天地無異  
不可小了它不可一若將心滯在知識上故反以心



為小時本注云橫樂恡心  
鼓舞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  
為天之所為處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  
得不與古異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若全用古  
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交神明之意當在事生之後則可以盡孝愛而得其饗  
全用古事恐神不享

訂頌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君與夫人當異廟故自無配明

帝王者之大祭祫諸侯之會祭明

伯淳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姦叔無服先王之權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

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

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

豈可一槩制服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

可處之無差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凡學之雜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內不自足也譬之一物

懸在空中苟無所倚著則不之東則之西故須著模

佗別道理只為自家不內足也譬之家裁良金不索

外求貧者見人說金須借他底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恨者久之

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尚只

是崇諛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

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卑德

薄無可奈何佗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

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况之今日殊不

足言此事蓋亦繫時之汚隆清談盛而晉室衰然清

談為害却只是閑言談又豈若今日之害道今雖故

人有一初本無字為此學而陷溺其中者則既不可回

今初本無字只有望於諸君爾直須置而不論更休曰

且待嘗試若嘗試則已化而自為之矣要之決無取

初本無此字其術初本作佛學大槩且是絕倫類初本卷

昨日之會大率談禪章內一本云云上下皆同版本

已定不可增益今附于此異時有別錄版者則當以  
此為正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



去又其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  
兄弟處此等事皆以為寄寓故其為忠孝仁義者皆  
以為不得已爾又要得脫世網至愚迷者也畢竟學  
之者不過至似佛佛者一懶胡爾佗本是箇自私獨  
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若只如是亦不過世上少這  
一箇人又却要周遍謂既得本則不患不周遍要之  
决無此理一本此下云然為其學者詰之理雖今日  
有屈時又却亂說卒不可憑考之  
所患者患在引取了中人以上者其力有以自立故  
不可回若只中人以下自不至此亦有甚執持今彼  
言世網者只為些秉彝又殄滅不得故當忠孝仁義

之際皆處於不得已直欲和這些秉彝都消殺得盡  
然後以為至惡也然而畢竟消殺不得如人之有耳  
目口鼻既有此氣則須有此識所見者色所聞者聲  
所食者味人之有喜怒哀樂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強  
曰必盡絕為得天真是所謂喪天真也持國之為此  
學者三十年矣其所得者儘說得知有這道理然至  
於反身而誠却竟無得處佗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  
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  
是譬言之贊易前後貫穿都說得是有此道理然須默  
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一再有處是所謂自得  
德行字



也談禪者雖說得蓋未之有得其徒亦有肯道佛卒  
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然又須道得本則可以周遍  
有問若使天下盡為佛可乎其徒言為其道則可其迹  
則不可怕淳言若盡為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却都沒  
人去理然自亦以天下國家為不足治要逃世網其  
說至於不可窮處他又有一箇鬼神為說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尚不廢  
者猶只是有那些秉彝卒殄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  
間可謂孤立其將誰告耶

今日卓然不為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爾然其所執  
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者一日做身主不得為人驅過  
去裏

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  
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以盡  
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為念則又是為中  
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他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  
一箇好字與其為中所亂却不如與一串數珠及與  
他數珠他又不受珠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不如數  
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箇甚  
只是不與心為主三更常有人喚習也

此諸本無  
八字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告之以五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然不相干相見而言曰事發明則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觀秦中氣艷衰邊事所困累歲不稔昨來銀邊喪亡今

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為是粧點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艷故生是人至如關里有許多氣艷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橫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只介父一箇氣艷大小大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曾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其人於此處講此事

與叔所問今日宜不在有疑今尚差池者蓋為昔亦有雜學故今日疑所進有相似處則遂疑養氣為有助便休信此說蓋為前日思慮紛擾今要虛靜故以為



有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義理又非事故如是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為病故要得虛靜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却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為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必欲為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為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有言養氣可以為養心之助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更

添下得聲言之敬矣又豈須得道更將敬兄助之又如今端坐附火是敬於向火矣又豈須道更將敬於水以助之猶之有人曾到東京又曾到西京又曾到長安若一處上心來則他處不容參然在心心裏着兩件物不得

飲酒不可使醉不及亂者不獨不可亂志只血氣亦不可使亂但使浹洽而已可也

邢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為人明辯有才後更曉練世

事其於學亦日月至焉者也

尹子曰明辯有才而後染禪學何所不為也

伯淳自謂只得他人待做惡人敬而遠之嘗有一朝士



又不見謂伯淳曰以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多時終不肯回頭來伯淳答以蓋恐回頭後錯也

巽之凡相見須窒礙蓋有先定之意和叔與一作據理却合滯礙而不然者只是佗至誠便相信心直篤信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橫渠昔常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做墻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

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

焉一本有而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老夫之坦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爾皆非學之功也

持國嘗論克己復禮以謂克却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消克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已便然後復禮

游酢揚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揚時於新學極精今日



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父之學大抵支離  
伯淳嘗與揚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然  
三百三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是擇其合  
於教化者取之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元無次  
序者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大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  
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  
父欲去數矣其時介父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  
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

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父要得人  
當了而介父之意尚亦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  
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  
事何故介父之意只恐始為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  
淳却遂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父道此則  
感賢誠意却為天祺其日於中書大博緣是介父大  
怒遂以死力争於上前上為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  
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  
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  
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



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  
兵為言朝廷群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  
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  
伯淳當言職善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  
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  
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訖訐而去為賢習以成風惟恐  
人言不稱職以去為落便宜昨來諸君盖未免此苟  
如是為則是為己尚有私意在却不任朝廷不干事  
理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

會學這裏動則於他輩是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  
以感動侂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氣艷  
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  
復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

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餒便是缺了侂浩然之氣處誠者  
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侂則便這裏沒這物  
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箇道理  
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只是人不到侂這裏知此便是

明善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為道也天只是以生為道繼  
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  
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成却待他萬物自成其甚一作性須得

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見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  
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它  
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  
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  
流行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正性作各而  
夫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

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為馬底性  
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  
分別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  
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修  
之有是由仁義行也則是性已失故修之成性存存  
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  
之意天只是以生為道

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  
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  
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



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  
惡一作怒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  
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佗善未著故不  
自舉堯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為佗惡未著那誅得佗  
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別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  
之與比

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者則有  
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是自  
私者也

要修持佗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為形  
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底氣  
象也

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箇定來助知止也  
詩書中凡有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涵徧  
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王  
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

如天理底意思誠只是誠此者也敬只是敬此者也非  
是別有一箇誠更有一箇敬也

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為堯存不為桀  
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來更怎



生說得存亡加減是佗元無少欠百理具備胡本此

這箇天理是謂大人以其道變通無窮故謂之聖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須默而識之處故謂之神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熄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即事作是盡天理便是易也

天地之化既是二物必動已不齊譬之兩扇磨行便其齒齊不得齒齊既動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轉則齒更不復得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歷不能窮也

天地之間有者只是有譬之人之知識聞見經歷教十

年一日念之了然會中這一箇道理在那裏放著來

養心者且須是教佗寡欲又差有功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為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

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須得致之為言直知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佗命方得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已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言求得不得事本  
無不此言猶只為中人言之若為中人以上而言却  
只道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消言命也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姦  
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然無禮不恭極甚又嘗戒以  
不仁已猶不認以為人不曾來學伯淳言堯夫自是

悠悠自言須如我與李之方得道

天民之先覺譬言之皆驕佗人未覺來以我先覺故搖擺  
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蓋亦未嘗  
有所增加也適一般爾天民云者蓋是全盡得天生

斯民底事業天之生斯民也將以道覺斯民蓋言天  
生此民將以此道覺此民則元無少欠亦無增加未  
嘗不足豈可行於天下者謂其全盡天之生民之理  
其術亦足以治天下國家故也

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云者百理具備元無少欠故  
反身而誠只是言得已上更不可道甚道元本道字

命之曰易便有理一本無此七字但着安排定則更有

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兩扇磨非降盈虛剛柔初



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  
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  
而莊周強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有言泥空  
終是著齊物到頭爭此其肅如秋其和如春如秋便  
是義以方外也如春觀萬物皆有春意堯夫有詩云  
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芙蓉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  
面上吹不止風月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  
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佗放蕩之場堯夫却  
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為皆有理故要得縱心  
妄行總不妨一本此下云堯夫詩云聖人典緊些兒  
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着裏

如何必此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闢得心曾便可見打揲了習  
心兩漏三漏子今如此混然說做一體猶二本那堪  
更二本三本今雖知可欲之為善亦須實有諸已便  
可言誠誠便合內外之道今者得不一只是心生除  
了身只是理便說合天大合天人已是為不知者引  
而致之天人無間夫不充塞則不能化育言贊化育  
已是離人而言之

須是大其心使開闢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脚須得  
元亨者只是始而亨者也此通人物而言通元來謂始



初發生大槩一例亨通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後屬人而言也利貞者分在性與情只性為本情是性之動處情又幾時惡故者以利為本只是順利處為性若情則須是正也

醫家以不認痛癢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為不仁譬最近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有得道理小了他底故這身來都在

萬物中一例者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沉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反說約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



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幾時道  
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  
元來依舊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  
圖得人稍損得後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  
今日且只道敬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  
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後來曾子子夏  
然學得到上面

也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元本有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

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  
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  
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  
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  
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堯夫解佗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  
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佗箇粗糲底物方磨得  
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脩省畏避動  
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公琰昨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



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書毋不敬思無  
邪中處之此意亦好

士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  
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  
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習穢惡  
日日消鑠更有甚天理湏人理皆盡然尚以此秉彝  
消鑠盡不得故且恣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偽萌多  
少機穽據此箇薰蒸以氣動氣宜乎聖賢之不生和  
氣之不兆也尋常問或有些時和歲豐亦出於幸也  
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時或同家並生聖人及至後世

乃數千歲寂寥

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外外面畢竟是箇  
甚若言著外則湏似有箇規模

凡言充塞云者却似箇有規模底體面將這氣充實之  
然此只是指而示之近耳氣則只是氣更說甚充塞  
如化育則只是化育更說甚贊贊與充塞又早却是  
別一件事也

理之盛衰之說與釋氏初劫之言如何到佗說便亂道  
又去窺測得些彼其言成住壞空曰成壞則可住與  
空則非也如小兒既生亦日日長行元不曾住是佗



本理只是一箇消長盈虧耳更沒別事

極為天地中是也然論地中儘有說據測景以三萬里為中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而天地之運蓋如初也然則中者亦時中耳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為中故其中不可定下譬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子莫於此二者以執其中則中者適未足為中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若是因地形高下無適而不為中則天地之化不可窮也若定下不易之中則須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四隅既定則各有遠近之限使至百千萬億亦猶是有數蓋有數則終有盡處

不知如何為盡也

日之形人莫不見似輪似餅其形若有限則其光亦須有限若只在三萬里中外降出沒則須有光所不到處又安有此理今天之蒼蒼豈是天之形視下也亦須如是日固陽精也然不如舊說周回而行中心是須彌山日無適而不為精也地既無適而不為中則日無適而不為精也氣行滿天地之中然氣須有精處故其見如輪如餅譬之鋪一溜柴薪從頭藝著火到處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一塊物推著行將去氣行到寅則寅上有光行到卯則卯上有光氣充塞無所



不到若這上頭得箇意思便知得生物之理

觀書者亦須要知得隨文害義如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既處湯為聖人聖人不容有妄舉若湯始欲遷社衆議以為不可而不遷則是湯先有妄舉也

不可者湯不可之也湯以為國既亡則社自當遷以為遷之不若不遷之愈故但屋之屋之則與遷之無以異既為亡國之社則自王城至國都皆有之使為成也故春秋書亳社災然則魯有亳社屋之故有火災此制計之必始於湯也

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

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

本陽陽唱

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蝦蟇之

詩曰朝濟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雨蝦蟇在

東則是陰先唱也莫之敢指者非謂手指莫敢指陳

也猶言不可道也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

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

山勢使然

學者用了許多工夫下頭須落道了是入異教只為自

家這下元未曾得箇安泊處那下說得成熟世人所

惑者鬼神轉化佗總有說又費力說道理又打入箇



無底之壑故一生出不得今日須是自家這下照得  
理分明則不走作形而下形而上者亦須更分明須  
得雖則心有存一作默識有難名狀處默須說盡心知  
性知天亦須於此留意此章一無落  
學則與侗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不失異教之書雖小  
道必有可觀者焉然其流必乖故不可以一事遂都  
取之若楊墨亦同是堯舜同非桀紂是非則可也其  
就上所說則是成就他說也非桀是先是吾依本分  
事就上過說則是侗私意說箇要之只有箇理  
講學本不消得理會然每與別撥出只是如今雜亂

固須著說破

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為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  
從養生道一作日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煖衣  
而無教為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  
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明皇  
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  
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  
此書

聖人之教以所貴率人釋氏以所賤率人

初本無此十  
六字卷末注

云又學佛者難吾言章一本章首學佛者難吾言謂  
有云云下同餘見昨日之會章



人皆可以為堯舜則無僕隸正叔言人皆可以為堯  
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為堯舜是所何賤也故以為僕  
隸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  
不變也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蓋未有  
所得也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天祺  
自然有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却有氣短處規規  
太以事為重傷於周至却是氣局小景肅則只是才  
敏須是三禩與景肅相濟乃為得中也

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實諸天  
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  
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於是又  
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為名狀

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更沒可關唯釋氏之說衍蔓

迷溺至深今日

今日一作自

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方其

盛時天下之士往往

一作自

從其學日難與之力爭

惟當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然在今日

釋氏却未消理會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學磬言之盧從  
史在潞州知朝廷將討之當時便使一處逐其節度



使朝廷之議要討逐節度者而李文饒之意要先討  
潞州則不必治彼而自敗矣如今日却要先整頓介  
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

異教之說其盛如此其久又如是亦須是有命然吾輩  
不謂之命也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  
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  
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賢者則只過當  
不肖又却都休

冬至一陽生却須斗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  
亦不可截然不相接斲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  
是者極多艮之為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

### 索這箇理

古言乾坤退處不用之地而用六子若人則便分君道  
無為臣道有為若天則誰與佗安排佗如是須有道  
理故如八卦之義須要玩索

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  
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  
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箇消長



栢後彫

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栢亦不  
是才彫只是後彫彫得不覺怎少得消息方夏生長  
時却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  
物理最好玩

陰陽於天地間雖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湏去參錯然  
一箇升降生殺之分不可無也

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乎天者親  
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之雖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  
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

伯淳言西銘某得此意只是湏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  
他人無緣做得孟子已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  
多少言語且教他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于此湏  
史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詩前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  
不得此則何緣知得此篇是甚意思大序則是仲尼  
所作其餘則未必然要之皆得大意只是後之觀詩  
者亦添入

詩有六體湏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  
今之解詩者風則分付與國風矣雅則分付與大小  
雅矣頌即分付與頌矣詩中且後却這三般體如何



看得詩風之為言便有風動之意興便有一興喻之意此則直比之而已賦有執犀是也賦則賦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雅則正言其事頌則稱美之言也如于嗟乎騶虞之類是也

關雎之詩如言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非后妃之事明知此意是作詩者之意也如此類推之

詩言后妃夫人者非必謂文王之妻也特陳后妃夫人之事如斯而已然其後亦有當時詩附入之者汝墳是也且二南之詩必是周公所作佗人恐不及此以

其為教於社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國風也化天下只是一箇風至如鹿鳴之詩數篇如燕群臣遣戍役勞還率之類皆是為國之常政其詩亦恐是周公所作如後人之為樂章是也

論語中言唐棣之華者因權而言逸詩也孔子刪詩豈只取合於雅頌之音而已亦是謂合此義理也如皇矣蒸民文王大明之類其義理非人人學至於此安能及此作詩者又非一人上下數千年若合符節只為合此一箇理若不合義理孔子必不取也



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  
此意如言秉心塞淵騷乳三千須是塞淵然後騷乳  
三千塞淵有義理又如駟之詩坳牧是賦事其中却言思  
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者在此一句坳牧而必要  
思無邪者蓋為非此則不能坳牧又如考槃之詩解  
者謂賢人永誓不復告君不復見君又自誓不詐而  
實如此也據此安得有賢者氣象孟子之於齊是甚  
君臣然其去未嘗不遲遲顧戀今此君才不用便躁  
忿如此是不可磯也乃如此詩解者之誤此詩是賢  
者退而窮處心不忘君怨慕之深者也君臣猶父子

安得不怨故直至於寤寐弗忘永陳其不得見君與

告君又陳其此誠之不詐也此章注塞淵於義理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

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

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

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上天又

無聲臭之可聞只着文王便萬邦取信也又曰維天

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文王之德之

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然則文王之德直是似



天昊天曰明又爾出王昊天曰旦又爾游衍只為常  
是這箇道理此箇理一作亦須待他心熟便自然別

樂則生生則烏可已也須是熟方能如此苟為不熟不  
如梯梯

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須集義這上頭莫非義  
也

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言四者本於心而生色也  
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踰孟子非自及  
此焉能道得到此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以此樂者何也此則只是利一箇助  
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大甚便  
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  
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  
也

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說優優大哉又却非  
如異教之說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為得也

得此義理在此其事不盡更有其事出得視世之功名  
事業其譬如閑視世之仁義者其煦煦子子如匹夫  
匹婦之為諒也自是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  
論若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何緣仰



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卓爾  
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須得

言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却是著人上說

邵堯夫於物理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洩佗天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著佗莊子言其嗜欲深  
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  
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箇亦不  
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

今天下之士人在朝者又不能言退者遂忘之又不肯  
言此非朝廷吉祥雖未見後又不曾有大橫見加便  
豈可自絕也君臣父子也父子之義不可絕豈有身  
為侍從尚食其祿視其危亡曾不論列君臣之義固  
如此乎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少不為堯存  
不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  
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目外也

善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  
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  
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

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聖人初恐人入於禽

獸也故於春秋之法極謹嚴故字本無中國而用夷狄

禮則便夷狄之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韓愈道

佗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

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

當春秋戰國之際天下小國介於大國奔命不暇然是

以自維持數百年此勢却似稻塍各有界分約束後

世遂有土崩之勢道壞便一時壞元本無此陳涉一

叛天下遂不支吾今日堂堂天下只西方一敗朝廷

遂震何也蓋天下之勢正如稻塍各有限隔則卒不

能壞今天下却似一箇萬頃波要起卒起不得及一

起則汪洋遂奈何不得以祖宗德澤仁厚涵養百餘

年間一時柔了人心雖有豪傑無箇端倪起得便只

要安靜不宜使搖動雖夷狄亦散兵却鬪恃一本無

此中國之福也一本此字下有非字

賈誼有五餌之說當時笑其迂踈今日朝廷正使著故

得許多時寧息

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位



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

論語為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

不愧屋漏便是夾持氣象

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為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絲以為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只是這箇理以上却難言也如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古人此理已明故也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微仲之學雜其愷悌嚴重寬大處多惟心難於取人自以才高故爾語近學則不過入於禪談不常議論則以苟為有詰難亦不克易其言不必信心自以才高也

和叔常言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他既已不疑而終復有疑何故伯淳言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



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  
與叔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學試得失便  
不復計較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  
質溫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然穎悟材大節雖  
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劉質夫又於其事自小來便  
在此李端伯相聚雖不及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  
自是不能已也

介父當初只是要行已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  
上把得定他人不能搖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  
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却留下

### 害事

昨春邊事權罷是皆本于繁舉之力也今不幸適喪此人  
亦深足怜也此等事皆是重不幸

李憲本意他只是要固蘭會恐覆其功必不肯主這下

事元豐四年  
甲興更事

新進游揚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  
有異故為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  
堯夫之學先後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  
四者推到理處曰處曰添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  
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



為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理一作亦為之侮玩如無名公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弄九餘暇時往時來之類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言來直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古元未有人道來

行已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之為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微一作蔡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呂與叔以氣不足而養之此猶只是自養求無疾如道家修養亦何傷若須要存想飛昇此則不可

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



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  
萬而謝玄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  
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  
聲鶴唳皆以為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  
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為輕  
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  
之然今日邊事至號踈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  
任將帥將帥不慎任人閫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中  
覆皆受廟筭上下相徇安得不如此元豐五年  
永樂城事  
揚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知有人平生不識

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理  
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  
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甫詩故人之心病及至精一  
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  
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死者託夢亦容有此理有人  
過江其妻墮水意其為必死矣故過金山寺為作佛  
事方追薦次忽其婢子通傳墮水之妻意度在某處  
作甚事是誠死也及三二日有漁人撐舟以其妻還  
之乃未嘗死也蓋旋於急流中救活之然則其婢子  
之通傳是何也亦是心相感通既說有感通更說甚



生死古今之別

天旗自然有德氣望之有貴人之象只是氣局小大規  
規於事為重也昔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  
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  
畧不介意觀其德量如此

正叔謂子厚越獄以謂卿監已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  
朝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請赦項非也不已太辱矣貴  
貴以其近於君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奈何正叔謂  
寧使公事勘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  
為然

俗人酷畏鬼神久亦不復敬畏

冬至一陽生而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  
無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撓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  
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儘神妙須儘  
研窮此理

今尺長於古尺欲尺度權衡之正須起於律律取黃鐘  
黃鐘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声考之  
須一作既得其正便將黍以實其管者管實幾粒然後  
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  
山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



數然後為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用之此特未為定也此尺是器上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若古人身材只用一尺二寸豈可運肘即知因人身而定既是為人後者便須將所後者呼之以為父以為母不如是則不正也却當甚為人後後之立疑義者只見禮不杖其內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便道須是稱親禮文蓋言出為人後則本父母反呼之以為叔為伯也故須著道為其父母以別之非謂却將本父母亦稱父母也

哲廟取孟后詔云孟元孫女后孟在女也而以孟元孫女詔者伊川云自古天子不娶小國蓋孟元將校曾隨文潞公具州獲功官至團練使而在是時止是小

使臣耳

此一段非元豐時事疑後人記



二程全書第二

二程全書第三

遺書第二下

二先生語二下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附東見錄後

今許大西事無一人敢議者自古舉事不能無可否是  
非亦須有議論如符堅壽春之後其朝廷宗室固多  
有言者以至宮女有張夫人者猶上書諫西晉平吳  
當取之者惟張華一人而已然當時雖羊叔子  
建議而朝廷亦不能無言又如唐師取蔡州此則在



中國容其數十年恣睢然當時以為不宜取者固無  
義理然亦是有議論今則廟堂之上無一人言者幾  
何不一言而喪邦也元豐四年用神諤  
沈括之謀伐西夏

今日西師正惟事本不正更說甚去就君子於任事之  
際須成敗之由一作在已則自當生死以之今致其  
身使禍福死生利害由人處之是不可也如昨軍興  
事務繁夥是亦學也但恐只了他紛紛底則又何益  
如從軍者之行必竟是為利祿為功名由今之舉便  
使得人一城一國又是甚功名君子耻之今日從宦  
苟有軍事不能免此是復蹈前事也然則既如此焉

為而不已也

胎息之說謂之愈疾則可謂之道則與聖人之學不干  
事聖人未嘗說著若言神住則氣住則是浮屠入定  
之法雖謂養氣猶是第二節事亦須以心為主其心  
欲慈惠安一作靜故於道為有助亦不然孟子說浩  
然之氣又不如此今若言存心養氣只事專為此氣  
又所為者小捨大務小捨本趨末又濟甚事今言有  
助於道者只為柰何心不下故要得寂湛而已又不  
似釋氏攝心之術論學若如是則大段雜也亦不須  
得道只閉目靜坐為可以養心坐如尸立如齊只是



要養其志豈只待為養這些氣來又不如是也

浮屠之術最善化誘故人多向之然其術所以化衆人

也故人亦有向有不向者如介甫之學他便只是去

人主心術處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無有異者所謂

一正君而國定也此學極有害以介甫才辨遠施之

學者誰能出其右始則且以利而後其說久而遂安

其學今天下之新法害事處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沒

事其學化盡了人心為害最甚其如之何故天下只

是一箇風風如是則靡然無不向也

今日西事要已亦有甚難前事亦何足耻只朝廷

寬天天地之量許之自新莫須相後然此恐未易

廷之意今日不得已須著如此但夏人更重有所西

以堅吾約則邊患未已也

范希文前日西舉以虛声而走敵入今日又不知誰能

為希業者

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却未見其人只

是更不復講

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

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

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方且



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  
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  
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  
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之食以此校之無善術  
故矣也者言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  
以坦勝他矣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橫渠墓祭為一位恐難推曰凡之義

同凡雅設一位祭之謂夫婦同率而

祭也呂氏定一歲疏數之節有所不及恐未合人情本  
作呂氏歲時失之疏雨露既濡霜露既降皆有所感若四時之

祭有所未及則不得契感之意

一本作疏慤今祭祀不契感之慤

其敬齊禮文之類尚皆可緩且是要大者先正始得  
今程氏之家祭只是男女異位及大有害義者稍變  
得一二他所未遑也吾曹所急正在此凡祭祀須是  
及祖知母而不知父狗彘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  
是也人須去上面立一等求所以自異始得

自古治亂相承亦常事君子多而小人少則治小人多  
而君子少則亂然在古亦須朝廷之中君子小人雜  
進不似今日剪裁得直是齊整不惟不得進用更直  
憔悴善類略去近道則須憔悴舊日交遊只改節者



便於世事差遠此道理不知為甚正叔近病人有言  
之曰在他人則有追駁片放正叔無此等事故只有  
病耳

介甫今日亦不必誅殺人人靡然自後蓋只消除盡在  
朝異已者在古雖大惡在上一面誅殺亦斷不得人  
議論今便都無異者

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箇理著龜雖無情  
然所以為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以其有是理  
也故以為問心一作向焉其應也如響若以私心及錯卦  
象而問之便不應蓋沒此理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

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思之  
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既加兵王子未必能誅  
得且是屠戮百姓此使遂屈無答不覺汗流浹背俯  
伏於地歸而寢兵佗都不言彼兵事勢只者這一箇  
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佗也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藏所感者

天下之或寒或燠只緣佗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  
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於此所熱且以尺五之表定  
日中一萬五千里就外觀亦必然



人有壽考者其氣血脉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蒂底道理一作氣象人脉起於陽明周旋而下至於兩氣口自然勻長故於此視脉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大衝亦如氣口此等事最切於身然而人安然恬於不知至如人為人問你身上有幾條骨頭血脉如何行動腹中有多少藏府皆冥然莫曉今人於家裏有多少家活屋舍彼人問著已不能知却知為不智於此不知曾不介意只道是皮包裹不到少欠大小大不察近取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甚物是沒底背在上故為陽曾在下故為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

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燥肝木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藏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為四體仁便是一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氣象只有一箇去就斷割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箇事又著箇甚安排得也此箇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備具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佗氣如其子愛其母母愛其子亦有木底氣象又豈無羞惡之心如避害就利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獼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最



為智巧童昏之見鮮不及者多矣然而唯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為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為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為上地為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天地之氣遠近異像則知愈遠則愈異至如人形有異曾何是論如史冊有鬼國狗國百種怪異國亦有之要之這箇理則一般其必有一作異者譬如海中之蟲魚鳥獸不啻百千萬億卒無有同於陸上之物雖極其異要之只是水族而已

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當有空闕處空闕處如何

地之下豈無天一作所謂地者特於一作天中一物爾

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為對凡地動者只

是氣動凡所指地者一作只是土土亦一物爾不

可言地更須要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

言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調採之義故亦可足



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猶之田也其初開荒蕪  
種甚盛以次遂漸薄虞帝當其盛時故也其間有如  
夏衰殷衰周衰有盛則有衰又是其間之盛衰推之  
後世皆若是也如一樹方其榮時亦有發生亦有彫  
謝桑榆既衰矣亦有發生亦有彫謝又如一歲之中  
四時之氣已有盛衰一時之中又有盛衰推之至如  
一辰須有辰初辰正辰末之差也今言天下之盛衰  
又且只據書傳所有聞見所及天地之廣其氣不齊  
又安可計譬之一國有幾家一家有幾人人之盛衰  
休戚未有齊者姓之所以蕃庶者由受姓之祖其流  
之盛也

內則謂請饋請浴之類雖古人謹禮恐不如是之煩  
古人乘車車中不內顧不親指不遠視行則鳴環佩在  
車則聞和鸞式則視馬尾自然有箇君子大人氣象  
自五胡亂華以來惟知鞍馬為便利雖萬乘之尊猶  
執鞭上馬執鞭非貴人事

使人謂之啞御史猶可且只是格君心

正叔嘗為葬說有五事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為路不置  
城廓不為溝渠不為貴人所奪不致耕犁所及此大  
要也其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為兩



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  
東而女西卧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推此為法觀  
之葬須為坎室為安若直下便以土實之則許大一  
塊虛土壓底四向流水必趨土虛處大不便也且棺  
槨雖堅恐不能勝許多土頭有失比化者無使土親  
膚之義

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即有無即無無古  
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事有此理若言涉於形  
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有聲  
則須是口既觸則須是身其質既壞又安得有此乃

知無此理便不可信

草木土在下因升降而食土氣動物却土在中脾在內  
也非土則無由生

禮言惟天地之祭為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而言越紼  
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齋又安能脫喪服衣  
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為不可廢則消使家宰  
攝爾昔者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先生答曰古人  
居喪百事皆此有闕字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  
為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為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  
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為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



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採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欲得人家嬰兒善且自小不要引他留他真性待他自然亦須完得此本性須別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火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

見子羊子

志

堂而朴之若既朴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况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極須為天下之中天地之中理必相直今人所定天體

只是且以眼定視所極處不見遂以為盡然向曾有於海上見南極下有火星十則今所見天體蓋未定雖似不可窮然以土圭之法驗之日月升降不過三萬里中故以尺五之表測之每一寸當一千里然而中國只到鄯善莎車已是一萬五千里若就彼觀日尚只是三萬里中也天下之或寒或暖只緣地形高



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矣屋之西北又益寒伯淳在澤州嘗三次食韭黃始食懷州韭次食澤州又次食并州則知數百里間氣候爭三四月矣若都以此差之則須爭半歲如是則有在此冬至在彼夏至者雖然又沒此事只是一般為冬為夏而已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憚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問觀史畫猶能題品奈煩伯淳問君實能如此與佗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

事持得更有甚工夫到此

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擊者是一作甚也或傳京師少聞雷恐是地有高下也

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死非也若小毒亦不當嘗若大毒一嘗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視色嗅味知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攻此病須是學至此則知自至此

或以謂原壤之為人敢慢聖人及母死而歌疑是在周非也只是一箇鄉里蠢鄙人不識義理觀夫子責之



辭可以見其為人也不一本此下云若是至周夫子亦不敢叩之責之適足以啓其不

避爾彼亦必須有卷

古人適異方死不必歸葬故里如季子是其言骨肉歸于土若夫魄氣則無不之也然觀季子所處要之非知禮者也

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為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為異更是公方明立條貫元不為禁如言軍人出城許令燒焚將骨植歸又言郊壇須三里外方得燒人則是別有焚屍之法此事只是習慣便不以為事今有狂夫罪人妄以其先人棺視

一彈則便以為深讐巨怨及親拽其親而納之火中則略不以為恠可不哀哉

英宗欲改葬西陵當是時潞公對以禍福遂止其語雖若詭對要之却濟事

父子異宮者為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宮猶今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二程全書第三



二程全書第四

遺書第三

二先生語三

河南布政司右叅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

鷺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  
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志同活潑潑地會  
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

切脉最可體仁鄭毅云嘗見顯道先生問此語云  
是某與明道切脉時坐間有此語

觀鷄雛此可  
仁



漢成帝夢上帝敗我濯龍淵打不過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却因甚如此道

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却恐賢問其尋

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

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

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學而上達極高明

而道中庸

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

詩可以興某自拜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

也之意

古人互相點檢如今之學射者亦然

鐵劍利而倡優拙此重別

自發於猷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果熟也須從

這裏過

萃渙皆享於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為其渙

故故立此以收之

隘與不恭君子不由非是瑕疵夷惠之語其弊至此

趙普除節度使權便是鳥重胤之策以兵付遂州刺史

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時以經籍作一策四鄭鼓

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處洛中見之  
云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



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關大者也

彈琴心不在便不成聲所以謂琴者禁也禁人之邪心

舞蹈本要長袖欲以舒其性情某嘗觀舞正樂其袖往

必反有盈而反之意今之舞者反收拾袖子結在一

處

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觀驢

鳴亦謂如此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者者食便不美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脚踏履便濕舉起

云便是天地降道理

一日見火邊燒湯瓶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

為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此

向去作人材說更好而鄭毅云嘗問此二句顯道先生云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真个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與緊道與人處若後此解悟便可入處舜氣象

口將言而囁嚅若各開口時要佗頭也須開口於樊於

期須是聽其言也厲

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與善人處壞了人須是與不善人處方成就得人佗山

之石可以攻玉善下一有柔字



又言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

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知此何  
必讀書然後為學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檐子須是硬脊梁漢  
方擔得

詩書只說帝與天

有人疑伊尹出處合於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  
不得為聖之時何也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  
孝聖人廉

太山為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之事亦

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下  
去堂下則却辨不得

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

未粹索學以充之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的有準

參也竟以魯得之



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

邢恕日三點檢謂亦可哀也何時不點檢

學射者互相點檢病痛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却太平後亦願  
為太平之民

右明道先生語

三王不足四無四三王之理如忠實文之所尚子丑寅  
之所建歲三月為一時之理秦強以亥為正畢竟不  
能行孔子知是理故其志不欲為一王之法欲為百  
王之通法如語顏淵為邦是也其法度又一寓之春  
秋已後說

西北東南人材不同

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為準非秬黍之比也秬  
黍積數在先王時維此為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時  
則不同

物之可卜者惟龜與羊髀骨可用蓋其坏可驗吉凶



李觀謂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此語不然  
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盡也若已盡雖管仲可奈何  
未有心盡尚能用管仲之理

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為不然者此  
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以犬  
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然不害為一若  
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

日月之形如人有身須有目目必面前故太陽無北觀  
者

仁則一不仁則二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為仁

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小大不同特  
欲傾此于彼爾然在太陽幾時動又其學善道若人  
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

先生少時多與禪客語欲觀其所學淺深後來更不問  
蓋察言不如觀貌一猶可以所聞強勉至於貌則不  
可強

氣形而下者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又將理低  
有了



性不可以內外言

神是極妙之語

神無一本與性元不相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如禪家謂

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之說則無是理

魂謂精魂其死也鬼氣歸于天消散之意

其欲以金作器比心成形先生謂金可以比氣不可以

比性

唐人伎藝亦有精絕過今人處

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謂通古今只一箇亦得

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如

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言天且弗遠况於人乎况於

鬼神乎此直謂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為天地矣

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

佳

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

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陳恒弑其君夫子請討當時夫子已去位矣曾為大夫

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

如不知之愈益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野狐

便近



精也

二三立則一之名亡矣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其寂然不動小則事物之至大則無時而不感

人之稟賦有無可奈何者聖人所以戒忿疾于頑

釋氏處死生之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為事者亦有昏愚為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者

心一作欲窮四方上下而至且以無窮置却則得若要

真得識作須是體合

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即時諫止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即是坐馳有忘之

心乃思也

許渤與其子隔一窓而寢乃不聞其子讀書與不讀書

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此易嘗有如

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傳求之民間後因出

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

不可有一事

閱機事之久挽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

種下種子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



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一作論

忘敬而後無不敬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事神易為尸難苟孝子有思親之心以至誠持之皆可以盡其道惟尸象神其所以祖考來格者以此後世巫覡立尸之遺意但其流入於妄偽豈有通幽明之

理

死者不可謂有知不可謂無知

嘗問先生其有知之原當俱稟得先生謂不曾稟得何處交割得來又語及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曾為悔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

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

稱意事猶喜悅有論肌浹骨如春和意思何況義一作

見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悅處



豈能養心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  
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  
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必得者不可惡也  
或謂許大大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這裏論甚大與小  
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久之於義形有是將養者有是修飾者  
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  
湏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湏得光照  
伯有為厲之事別是一理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如

一闔一闢謂之變

右伊川先生語

拾遺

許渤初起問人天氣寒温加減衣服一加減定即終日  
不換

許渤在潤州與范文正胡宿周茂叔游

古人立尸之意甚高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

齊語謂某處取某處遠近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



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著天裏聖人之言氣象自別

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

笑旨揮趙俞

古人求法器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裏便見得是孟子實有浩然之氣若佗人便亂說道是如

何是如何

子路亦百世之師

人告之以

有過則喜  
右明道先生語

先生在經筵日有二同列論武侯事業謂戰伐所喪亦多非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事先生謂三公語過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謂殺不辜以私已武侯以天子之命討天下之賊何害

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楊雄

右伊川先生語

河南程氏遺書第三

儒三人



二程全書第四

二程全書卷三十一



二程全書第廿四







